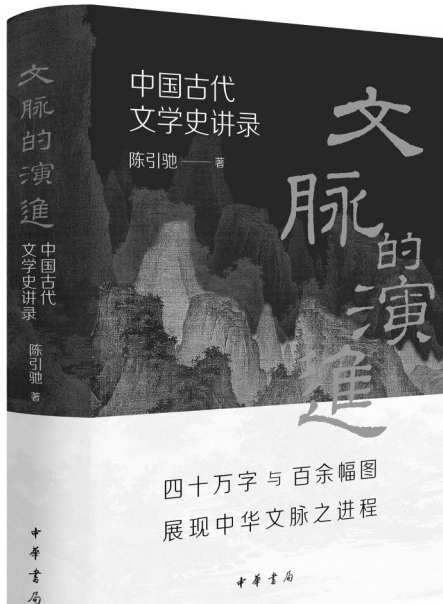


阮籍是故意喝醉的吗



《文脉的演进: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录》
陈引驰 著 中华书局

“建安文学”之下就是所谓“正始文学”，“建安”还是汉献帝的年号，但到了“正始”，就是魏的年号了。“正始文学”诗歌方面的代表毫无疑问是阮籍，他有八十二首《咏怀诗》，代表着当时诗歌发展的主要潮流。

当时另外有一些作品，特别是嵇康的四言诗创作，可以说是一个旧传统的老树新芽，也有相当高的成就。不过，从汉末开始，以“古诗十九首”为代表的诗歌潮流发展下来的五言诗传统之中，阮籍才是当时诗歌成就的主要代表。

阮籍是一个非常个性的人。《世说新语》中的很多故事都是关于他的。很大程度上，阮籍可以和孔融合在一起来看，他们代表着汉魏之际的特异人格。他们都貌似有点特别，比如不守礼法，比如对父母惊世骇俗的看法，比如都有充沛的情感——阮籍对母亲非常深情，因为父亲阮瑀很早就去世了，母亲抚养他长大；孔融对于失去儿子的形容是“日已潜光辉”。

阮籍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，他不守礼法的方面是有的，但他在政治上的态度非常暧昧，或者说他在政治上不太直接表露。孔融颇有智慧，但是他智慧过度，直接冒犯到曹操的政令。但阮籍基本上没有，他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妥协，甚至可以合作，当然这并不表示他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就是他认同的，其实他自己内心很痛苦。阮籍是有很大抱负的人，你看他那些奇奇怪怪的举动，有时候说出话来让人大吃一惊，很有名的故事是他登临楚汉相争的古战场，发出“时无英雄，遂使竖子成名”的浩叹。但在那个时代，他能如何呢？他偶尔泄露自己的内心情绪，但通常都隐藏得很好。

后来人们评价阮籍的《咏怀诗》是“百代之下，难以情测”：你不知道他内心到底在想什么，但是你可以知道他有深切的悲哀。《咏怀诗》的第一首诗：

夜中不能寐，起坐弹鸣琴。薄帷鉴明月，清风吹我襟。

孤鸿号外野，翔鸟鸣北林。徘徊将何见，忧思独伤心。

吉川幸次郎在他的《中国诗史》里认为《咏怀诗》的第一首，是中国诗歌当中境界最高的作品。你知道他伤心，但他为什么而伤心？他并没有跟你明说。所以他是这样一个人：他内心是有很多怀抱的，但是他未曾清楚地表现出来。比如他的政治态度到底是怎么样的，有各色各样的说法。应该说，他的现实作为和他自己内心的想法未必是一致的，在严酷的情势之下，有时候他会妥协，但并不是心里就没有痛苦，没有矛盾，他做的某些事，恐怕和他自己的内心意念是相反的。比如在魏晋易代的过程中，阮籍被要求执笔劝进，当时他喝得酩酊大醉，却操笔一气呵成，这篇《为郑冲劝晋王笺》后来被昭明太子萧统收录在《文选》中，《世说新语》的《文学》篇记载：

魏朝封晋文王为公，备礼九锡，文王固让不受。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。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。籍时在袁孝尼家，宿醉扶起，书札为之，无所点定，乃写付使。时人以为神笔。

谁也不晓得阮籍喝醉是有意还是无意的，而扶起即能命笔，大概他早就看清了形势，打好了腹稿吧。他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人，但他又很好地掌握了这个度。他有很多反礼教的言行，表现出不孝，但是他对于不忠从来没有表示过什么不

同的意见，他在政治上其实是非常谨慎的。所以当时曹氏和司马氏的斗争里面，司马氏对他还是相当宽待的。

阮籍在中古时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有思想深度的诗人。他将古诗以来的整个精神历程做了集中的表达，而且给出了他自己的回应。

“古诗十九首”将人生的诸多缺憾展现出来，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及时行乐，抓住眼前的快乐，建立世俗的功名；建安时代的精神也是建功立业，曹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做的。在阮籍的诗中，这些都有，写得非常细致，他在诗里边也会感叹青春的易逝和生命的短暂，比如他说“朝为美少年，夕暮成丑老”，生命流逝得非常之快；“人生若尘露，天道邈悠悠”，和天道相比，人生非常之短暂。这种感慨在“古诗十九首”中早就有了。

古诗传统一贯而下，到了曹植，一方面想建功立业，另一方面想活得长久。阮籍也有求仙的举动，但是，他的诗歌里表达得非常彻底，他对这一点是否定的，比如他写到“人言愿延年，延年欲焉之”，对所谓的延年的价值并不认同。他还讲名声没有什么意义，“千秋万岁后，荣名安所之”。其实汉代人就说得非常清楚，名声、荣辱这些东西都是外在的，和你本人没有多少关系，真正能做的只有把握自己，你有才有学，这是你自己可以积累的，而如果你建立名声，百年之后，这样的名声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阮籍对于名声实际上也是否定的。对财富也否定了，他有一句诗就讲“多财为患害”。总之，名声、财富、长生这些东西实际上他都是否定的。

将这些外在的东西都抛下之后，友情会怎么样？他说：“交友诚独难”“险路多疑惑”。他对朋友是怀有疑虑的。亲情会怎么样？他讲：“亲昵怀反侧，骨肉还相雠。”亲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会永远不变。世间能够想到的东西，阮籍都考虑过，但是所有这些，他都打上大大的问号，认为都不能带来长久的安慰或者稳定。可以看到，在那样一个乱世当中，卷入社会和 political 的动荡不安，看破人世的名声和情感，阮籍内心的惶恐完全表露出来了。

诗人将各种解脱的方式都否定了以后，便陷入孤独的处境：“独坐空堂上，谁可与欢者。……孤鸟西北飞，离兽东南下。”外在世界的空旷感，反衬出他内心精神的苦闷极深。所以他的诗透露的心境就是“一日复一夕，一夕复一朝”，从白天到晚上，从晚上又到了天亮，“终身履薄冰，谁知我心焦”，身处随时塌陷的危境，内心忧苦焦虑，这恐怕就是阮籍将世间方方面面都考虑之后，得出的一个结论。身处此一世界异常孤独，他内心有很大的焦虑感和不安感，精神日夜都受到折磨。他把个体生命的悲剧、内心的悲哀感强烈地表现出来。我们可以说，这是一个苦闷的心灵。

我很早的时候读过一位日本人写的《拜伦传》，书中引了英国卡莱尔《论英雄和英雄崇拜》的一句话：“未曾哭过长夜的人，不足以语人生。”如果未曾夜不能寐，百思不得其解，痛哭流涕，那这样的人，是没有办法跟他谈论人生的。看到卡莱尔的话，我马上就想到阮籍，想到他“夜中不能寐”的身影。其实当时写到夜不能寐的并不少见，比如说怨妇离人因为思念而无法入眠，可谓普遍的情况，但是阮籍《咏怀诗》第一首，“夜中不能寐，起坐弹鸣琴”，一直到最后的“徘徊将何见，忧思独伤心”，这样一种完整的情境，一个完整的形象，却难以言述他切实的具体的缘由，则是空前的。

《咏怀诗》整个读来，可以认为是阮籍个人形象的写照。他到底在忧心什么，他在现实当中到底遭遇了什么，我们不知道，也没法搞清楚，但是我们知道他内心很痛苦。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。从《咏怀诗》第一首所给出的这样一个形象来看，在卡莱尔的意义，阮籍对于人生是有真切体会的。

《咏怀诗》都是五言诗，从艺术角度讲，语言是比较直白的，整体的风格与曹植的诗是不一样的。在汉末以后诗歌的发展路上，曹植、王粲一直到陆机，走的是一条越来越趋向于美的路，从词藻到形式都走向华美。阮籍基本上走的还是比较自然质朴的一条路，他大部分的诗作风格是这样的，但《咏怀诗》最重要的一个成绩，在于这些诗作组合在一起，构成了阮籍这样一种鲜明的个人的自我形象。《咏怀诗》肯定不是一时一地写的，这些作品集合在一起，充分地传达出阮籍自己的精神世界。

阮籍在整个六朝都受到关注，有很多拟阮步兵（阮籍曾为步兵校尉，世称“阮步兵”）的诗，南北朝文学之结穴的庾信就有《拟咏怀诗》，所以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。他最重要的成绩是塑造了自我的形象，启发后人可以用这样一种形式来表达自我的情感。

内容简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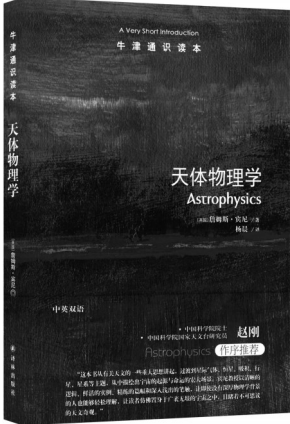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为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引驰教授有关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讲录，突破文学史叙述的一般格套，既见脉络的系统性，又见细节的丰富性，是很有视觉感的大学课堂实录。纵向从先秦一贯而下直至近现代，横向则以文类从韵文、散文、诗歌到小说，交织成动态发展的包蕴文本、作者、文学事件、文学流变、读者接受等在内的中国文学网络，呈现文脉的演进。

作者简介

陈引驰

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曾任中文系主任，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、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。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理论、道家思想与文学、中古佛教文学、近现代文学思想、海外汉学等。著有《文学传统与中古道家佛教》《中古文学与佛教》《庄学文艺观研究》《庄子讲义》《〈庄子〉通识》《〈文苑英华〉与近世诗文思潮》等，译有《唐代变文》《中国“中世纪”的终结：中唐文学文化论集》《曹寅与康熙：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》等，主编“中华经典通识”“佛经文学经典”“二十世纪国学丛书”等丛书。

物理定律 138亿年来没有错过



牛津通识读本
《天体物理学》
[英国]詹姆斯·宾尼 著
杨晨 译
译林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天体物理学是基于永恒不变的物理学定律来研究地外天体的学科，借由它我们可以了解恒星如何形成、衰老与死亡，行星系统如何形成，星系之间如何相互联系。在本书中，詹姆斯·宾尼展示了天体物理学领域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的迅速发展，宇宙的奥秘由此向我们敞开。

牛顿之前只有天文学，之后才有了天体物理学。传说他在自己的伍尔索普果园里看到苹果落下，顿时灵光一闪，想到月球也应该和苹果一样落下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天体物理学便在此刻诞生了。也就是说，月球等天体并不像牛顿的前辈设想的那样，按照神明定下的轨迹在天空滑行，它们与一个明天就可能被鸟兽啃去一半、让人不屑一顾的苹果一样，都遵循着相同的物理定律。

这个思想的力量，在于我们可以用实验室中提炼的物理定律解释远在宇宙深处的天体。于是，牛顿的思想使我们在思维中旅行，穿过宇宙那超乎想象的广袤空间，观察遥远星系中心的巨大黑洞——而如今即使用上射电望远镜，也只能收到微弱的信号。

牛顿还从另一个重要方面奠定了天体物理学的基础：我们可以通过具有恰当定义的物理定律，得到精确的定量预测。因此，他不仅能对已有的观测做出一致的物理解释，还能预测未来可能观测到的结果。为此，他必须发明一种新的数学——微积分，用它的语言概括物理定律。牛顿时代之后，大部分物理定律便采用了微分方程的形式，它通过描述函数的变化率来确定函数。

詹姆斯·克拉克·麦克斯韦是爱丁堡一个富裕律师的独子。他很早就显露出数学和物理的高超天赋，在气体和热力学，以及土星环的动力学分析等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麦克斯韦提出假设，认为随时间变化的电场会产生“位移电流”。从数学上看，原先的微分方程表达了传统电流与它生成的磁场的关联，而这假想的电流在其中添加了额外的一项。

这个额外项带来了惊人的影响，它使得电场和磁场能够相互维持，而不需要电荷参与其中。麦克斯韦计算了电场和磁场的耦合振荡在真空中传播的速度，结果与光速测量值在实验误差内吻合。于是麦克斯韦得出结论说，他的额外项是正确的，光是电场和磁场相互维持的振荡。因为光的波长非常短（约为0.0005毫米），所以振荡频率一定很高。频率较低的振荡对应较长的波长。1886年，海因里希·赫兹发射并检测到了这样的“射电”波。

因此，麦克斯韦重新解释了一个古老的现象——光。他将传统的物理学定律应用于思想实验之中，然后论证这些定律需要修正，从而使整个理论前后一致，并由此预言了一种全新现象。这一步，石破天惊。

我们相信物理定律永远正确：有确凿证据证明，它们自138亿年前宇宙诞生后的一分钟起便是如此。宇宙从爆炸的火球经历寒冷、黑暗的时期，创生出第一批恒星与星系（现在正由巨型望远镜研究），其间的物理定律始终是对的，而且至今依然正确。

虽然物理定律在过去的138亿年间一直保持着稳定，但宇宙却已然改头换面。这里再次体现了牛顿式物理定律与物理定律所描述的现象的区别：物理定律体现为微分方程，它在任何时刻、任何地点都是对的；物理现象则会因为方程需要的初始条件急剧变化而完全改变。

因为物理定律在宇宙中的每个部分都有效，所以我们可以头脑中畅游遥远的星系；因为物理定律在任何时间都有效，所以我们可以头脑中回溯最初的时刻。物理定律这种普遍、永恒不变的性质让我们在想象中成为时空的旅行者。

将物理定律应用到地球之外的一切事物，这便是天体物理学。因此，它是其他科学的晚辈，但在规模上傲视群雄。